

〇人世文丛 艺术家卷一

精选20世纪

中国学者、作家、艺术家的美文佳作，  
品位高雅、优美流畅，魅力永恒。

# 艺途春秋

● 张岱年 邓九平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人世文丛

# 艺途春秋 艺途春秋

YITU CHUNQIU



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张岱年 邓九平 主编 艺术家卷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途春秋/齐白石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9

(人世文丛/张岱年, 邓九平主编)

ISBN 7-303-04454-X

I. 艺… II. 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161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http: //www. bnup. com. cn](http://www.bnup.com.cn)

出版人: 赖德胜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170mm×230mm 印张: 27.5 字数: 436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2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 《人世文丛》顾问名单

钟敬文

任继愈

冯亦代

李之琰

陈 原

张中行

张岱年

贾植芳

严文井

吴祖光

丁 聪

周汝昌

费孝通

林 庚

于光远

黄苗子

魏荒弩

周巍峙

卞之琳

侯仁之

李 锐

郁 风

郭预衡

李 普

## 《人世文丛》编委会名单

|     |     |     |     |
|-----|-----|-----|-----|
| 季羨林 | 牛 汉 | 林斤澜 | 姜德明 |
| 黄宗江 | 黄宗英 | 宗 璞 | 蔡仲德 |
| 范 用 | 邵燕祥 | 乐黛云 | 汤一介 |
| 严 秀 | 牧 惠 | 舒 展 | 蓝 翎 |
| 袁行霈 | 茅于軾 | 严家炎 | 许觉民 |
| 杨宪益 | 陈四益 | 王 蒙 | 方 成 |
| 母国政 | 李国文 | 碧 野 | 高 莽 |
| 柳 萌 | 林 希 | 王得后 | 谢 冕 |
| 赖德胜 | 杨 耕 | 钱理群 | 王富仁 |
| 刘梦溪 | 舒 乙 | 朱 正 | 戴 煌 |
| 李元洛 | 任洪渊 | 韩静霆 | 梁 衡 |
| 张抗抗 | 斯 妤 | 解思忠 | 刘亚洲 |
| 蓝英年 | 邓友梅 | 莫 言 | 陈祖芬 |
| 谭天荣 | 林贤治 | 谢 泳 | 邓九平 |

# 序

张岱年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体验，我对于人生有较深的体会。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人的自觉”。所谓“人的自觉”就是真正了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亦即了解“人之所以为人者”。我认为，人的自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要有人格意识，第二要有社会责任意识。

“人格”，是现在的名词，传统的名词是人品。人格意识即是人品意识。人格意识是明确认定自己是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而独立人格的内涵即具有独立的意识。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可夺”的志即是独立的意志。坚持独立的意志即是坚持人格的尊严。具有独立意志的人，为了坚持人格尊严，可以牺牲生命。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所欲有甚于生者”即人格的尊严；“所恶有甚于死者”即

人格的屈辱。为了坚持人格的尊严，可以牺牲生命。孔孟学说作为整体已经过时了，但是孔子“匹夫不可夺志”和孟子“所欲有甚于生者”的观点还是应该肯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贵贱等级的区分，人与人之间有真实的平等，坚持人格尊严更是理所当然了。

人生活在社会中，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活，所以对于社会要负一定的责任，应具有诚挚的社会责任心。社会责任意识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爱国主义思想。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而在和平时代则应为祖国的昌盛繁荣竭尽心力。“为人民服务”应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应具备的意识。物质生产劳动者要为祖国的富强努力工作，精神生产劳动者则应为祖国的文化发展殚精积思，做出一定的贡献。一个人，只有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一定的贡献，才算不虚此生。

爱国主义应是现代中国人的灵魂，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应该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既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也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既应克服民族自大狂，更应克服民族自卑心。作为一个现代的文化人，既应了解西方文明所达到的灿烂成就，也应通晓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辉煌成就，更应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力求有所创新。

人生应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应是一个日新又日新的过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此套丛书，我认为这套丛书对于跨世纪的人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写下此篇文章作为序言。

1996年10月

序于北京大学中关村

# 序

季羨林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总希望活下去，生与死是相对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这说明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精通人情心态。死几乎都是被动的，一个人除非被逼至绝境，他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生命的。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

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那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这样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身难忘的。

我的性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结束，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中我没有像老舍先生那样走上绝路，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掏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耻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我们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历在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

敢讲真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骨气”。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受迫害，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

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发表过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讲了真话。但到了1959年，这个纯粹学术探讨的问题，竟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面对数百人的批判，马老拼上一身老骨头，迎接挑战。他曾著文声明：“这个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老很快遭了厄运。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气”，为世人所钦仰、所颂扬，因为他敢于维护自己的信念，敢于坚持讲真话。他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对30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灾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龙钟之身，花费了整整8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部书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当然，只写真话，并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应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实感只有融入艺术性中，才能成为好文章，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我所欣赏的文章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有节奏性，有韵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欢浮滑率意，平板呆滞的文章。

现在，善待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的国策，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不要再经受我们老辈人所经受的那种磨难，他们应该生活在一种更人道的环境里，当然，社会是发展的，他们会在新的环境里，遇到更激烈的竞争。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公平竞争，是现代社会中一种高尚的、文明的竞争。它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盛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这就是我，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在写这篇序文时，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动着，不知不觉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朝阳从窗外流入我的书房。我静坐沉思，时而举目凝望，窗外的树木枝叶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浓绿扑人眉宇，它给我心中增添了鲜活的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钟敬文先生等担任顾问，张岱年先生、邓九平同志主编的《人世文丛》，将20世纪800余位学者、作家的千余篇美文佳作汇集成册，这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我相信，志在弘扬中华文化的人，会喜爱这套丛书的，我乐而为之序。

1997年5月5日

# 序

舒 乙

文人写自己，文人写文人，文人写文化，历来，都是好看的。现代文人的也不例外，甚至更有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很近，他们的名字、事迹和他们的时代都为我们所熟悉；越是熟悉，也就越亲切。文章读起来，越有情趣。

“五四”时代的文化人是一批空前绝后的历史巨人。

此话怎讲？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本来发展得很慢，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突飞猛进。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大批历史巨人。至今算起来，他们差不多都一百岁了。难怪这两年，加上今后几年，要频频地纪念这批历史巨人的百年诞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人文现象。

这批历史巨人有两个发达的坐标轴：纵坐标是中国古典文化；横坐标是世界文化成果。他们恰好站在这两个坐标的交点上，具有全方位的优势。比他们早的人，没有横坐标，对世界文化缺乏了解，不懂外语，没出过国门，自我封闭；比他们晚的人，纵坐标不发达，一般来说，古文和古典文学的底子都比较差。相比之下，只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比较全面，两个坐标都发达，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伟人。他们成了大气候。此时，中国大地上齐刷刷地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他们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人世文丛》是以这批人为主体的 20 世纪散文丛书，反映一批时代文化巨子的人品和事迹。从时间上，也选编了少量当代作家的作品，以显示传统的延续和一脉相承。

除了上述两个坐标轴产生的巨大优势之外，这批文学艺术家的文章还有其他几个共性：

首先是他们那份强烈的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归到一点，就是对文学艺术事业所赋予的那种庄重性和神圣性。在这一点上，他们极为严肃，丝毫不敢松懈，更不要说作践自己和轻视自己。他们反对鸳鸯蝴蝶派，他们反对调侃人生，他们反对说脏话，他们反对脱离时代要求；他们都爱国，他们都同情穷苦大众，他们都盼望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达，他们都是大人道主义者；他们总能站在时代前列，以最清明的思想启迪群众，把最健康的精神产品送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因为如此，人民敬重他们，尊他们为当之无愧的“人类的灵魂工程师”。

这是中国现代文人的特点。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数量众多的进步文人，或者说，进步文人在中国现代文人队伍中占有绝对多数。这是因为，旧中国特别落后，人民承受的苦难格外深重。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总走向，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天生地倾向进步，倾向人民的翻身解放，使他们成为启蒙者。他们赋予自己从事的文艺工作以巨大的历史使命，不管经受多大的磨难也自始不渝，一直走在时代前面，毫不动摇，高高地举着神圣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大旗。

实际上，这便是光荣而伟大的“五四”传统。

这是就他们的事业而言。

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的人品非常高尚，差不多都是后人的楷模。他

们身上既有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把骨气看得比生命还重，又有世界先进思想的熏陶，把人类的解放当作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最大目标。他们严格律己，他们专门利人，他们心明如镜，十分透明。差不多百年过去了，他们在为人上留下了大量感人的故事，都是血和泪铸成的真实故事。

因其真，所以特别具有感人的力量，是天然的人生教科书，何况，又那么具有文采，格外有感染力。

这几点，便决定了这批散文的无与伦比的价值。

人们会在美和情中受到大感动，因为那里有上百位大写的真人，极为难得。推崇之至，是为序。

1997年2月

# 序

王富仁

说到人生，我想，实际都是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大家伙一模一样的人生，大概是没有的。别人的一生，是别人在他自己的时代，他自己的条件下，以他一次一次的具体选择组成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回头一望，于是就有了“我的人生”的观念，实际他这人生，在开始走的时候，是不会想到是这个样子的。即使他原来设定的目的完全实现了，那个味道也不会像开始时想的那个样子，而人生，是离不开它那酸甜苦辣的味道的。

人生自然都是一个一个人的人生，那么，自己的人生就要靠自己来走了。中国人好讲“立志”，我想，这是很好的，但这个“立志”，不能把自己的人生终点划定得太死，太具体，就像板上钉钉，连个活动的余地也没有，那是不行的。有的想当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科学家，有的想当马克思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有的

想当鲁迅那样伟大的文学家，有的想当董存瑞那样的战斗英雄，有的想当马拉多纳那样著名的球星，等等，等等，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你若把这些点定得连点活动的余地也没有，那麻烦可就大了。他们有他们的时代环境，有他们的具体条件，人生像个链子一样，一个环节出了点问题，你就到不了那个终点了。你要是硬扭，就会扭出问题来，画虎不成反类犬，你可就把自己这一生都毁了，其实，世界上到底是英雄少而凡人多。立志做一个凡人固然有点自暴自弃的嫌疑，但是立志做一个英雄也容易使自己的人生扭曲变形。记得报纸上曾经登过这么一则消息，说是一个中学生想当英雄，但老是找不到机会，于是就自己放了一把火，然后自己去救火，结果是英雄没当成，反而成了纵火犯。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细想起来，老想出人头地却把自己的一生都扭曲了的中国人，我看是不占少数的。我总觉得，人生的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的为好。先别拿定主意当英雄、当名人，也不要拿定主意不当英雄、不当名人。一步一步走下去，走到老、走到死、那就是你的人生，它辉煌就辉煌，平凡就平凡，反正你事先计划是计划不出来的。

人生不是一个铁疙瘩，而是一个过程，一条道路。就过程而言，英雄也是一个凡人，凡人也可能充满着英雄精神。所以真正的英雄，往往是不认为自己是英雄的人，认为自己是英雄的人倒常常不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我们现在还可以说，不能以伟大平凡论人生。人生是有不同的价值的，人生自然是你的生命，这价值也主要是对你的价值。别人会对你有一个评价，或认为你是英雄，或认为你不是一个英雄，但这个评价是在别人眼里的你，它并不是永远那么恰如其分的，你也不能只为别人对你的评价而活着。那样，人活得就太累了。再说，一个老想着别人怎样评价自己的人，心胸先就是狭窄的，动机先就是自私的，你又怎能称得起是英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应当甘于平庸，苟且偷生，甚至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而是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最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有名、有权、有钱、出人头地、高高在上，当然也不在于你无名、无钱、无权，地位卑贱、匍匐在下，而是你的人生在你的意识里是不是有价值的，是不是无愧无悔的。据我看来，中国人看人生太好向外看，实际上，真正的人生是在人的意识之中的。向外，是看不到真正的人生的。看到有钱的，人们就羡慕得不得了；看到有权

的，人们就畏惧得不得了，半路里停下手吧，又觉得白费了半生之力，一事无成，心里颇不甘心，即使终于停下手来，那心里也不是滋味，再过下去，就过不上劲来了，中国人好说“看破了”三个字，岂不知人生是不能全“看破”的，全“看破”了，就事事都没有意义了，事事都没有意义，事事干起来都没有意思，人生就不成其为人生了。当然，也有能把自己提到钱、权、名的台阶上的，一旦到那时，你也会感到一种真正的空虚。你一开始追的就是钱、权、名这些外在的标志，在这时，你就自然要享受它们的好处，于是你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以钱骄人，以权压人、以名傲人。以钱骄人，暴露出你的庸俗；以权压人，暴露出你的冷酷；以名傲人，暴露出你的浅薄。你非但无法享受到出人头地的幸福，反而遇到的是人们的白眼，尽管别人是不愿、不敢、不屑在你面前说的，但你的心灵时时处处都能感到周围人的阴冷，社会开始把你悬在半空中，下面是徐徐的寒风，上面是昏茫茫的苍穹，“高处不胜寒”呵！在这时，人生是空洞的、可怕的。你担心失去你的钱、你的权、你的名，你看到周围有千百只眼睛盯在你好不容易得来的那点钱、那点权、那点名上，你的每一个精神的毛孔都是紧张的。你装出自然大度的样子，但你越是这样就越是紧张，外面一有点风吹草动，你就马上警觉起来，你不知道危险将从哪里来，你不知道谁将在什么时候会把他的手伸入你的腰包，似乎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你的敌人，任何的变动都有可能被你的敌人所利用。你紧张，你害怕，你会用整个身体扑向一只突然飞起来的苍蝇，你会挥动铁锤砸向一个刚从洞里探出头来的蠕虫。为了摆脱你的恐惧，你得去追更多的钱，去夺更大的权，去捞更高的名，继续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但是，有史以来，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集人类的全部财富、全部权力、全部名誉于一身，霸占全世界，控制全人类，雄视全宇宙。所以你的恐惧是不可能消除的，你的焦躁是不可能平息的，你的欲望永无止境。希特勒以为自己接近了这个终点，但到头来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的钱、权、名可谓大矣，但他也被它们煎熬了一生，像在热锅上的一只蚂蚁，无时不在焦躁中。

真正的人生不在外部的观察中，而在内部的体验中。假若你注意自己的人生体验，你就会感到，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由外在的、有形的东西体现出来的。同样的一千元，你是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还是你偷来的，对你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同样大的一个官职，你是由于自己的政绩得到的，还是

通过裙带关系捞到的，对你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同样的名声，你是由于自己的创作获得的，还是由于你抄袭了别人的作品而得到的，对你的意义也不是相同的。凡是你用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东西，都会给你带来一种永久性的喜悦。甚至到你的耄耋之年，你还会用喜悦的心情回忆起你获得的第一份劳动报酬，还会记起由于别人对你的信任交给你的第一份差事，还会想起你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登出的第一篇文章。你的第一份劳动报酬很可能全部交给了你的父母，你的第一份差事很可能是没有报酬的，你在黑板报上登出的文章很可能并没有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但你还是很乐意想到它们，提起它们，并且每一次想起它们、提起它们，你都有一种自豪感，使你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感到幸福。相反，那些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利益，在当时也可能有过刹那的快乐，但只是在那获得时的一刹那间，当你从这一刹那的快乐中沉静下来，你就不愿再想起它们，更不愿意别人知道它们。它们像一块块伤疤，在你的心灵深处凝结起来，你不愿去碰它们、触它们，它使你的人生变得阴暗，没有乐趣。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你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人生选择的回忆，在这一系列的回忆里，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从外部看，人是离不开钱、权、名的，但从内部看，钱、权、名只是人生的壳，在表面相同的壳里，可能有极不相同的人生。

只要你把人生视为自我一次次人生选择的结果，你就会知道，所有那些不能由你自己主动选择的东西，例如你的时代，你的祖国、你的故乡、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你童年的生活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和影响等等，都与你的人生没有本质的联系。我们之所以常常认为这些才是决定自己人生的根本因素，只因为你注意的只是自己外部的人生，看的也是别人的外部人生，别人出生在一个达官贵人之家，你出身于一个平民百姓之家，你又想象别人一样有权有势、有名有利，你当然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无法与人相比。在这时，你就会怨天尤人，把自己所有的痛苦和不幸都推在这些你无法选择的客观环境上。你不想面对自己的实际处境，你不敢选择自己理应选择的东西。于是你或者自暴自弃、自卑自贱，觉得自己不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与人相比，或者盲目自大，目空一切，以为只要自己有与别人相同的条件就一定会作出比别人更杰出的成就，但不论怎样，你都不能主动地去创造自己的人生。假若你重视的是自己体验中的人生，你就会感到，你赖以存在的所有客观条件都无法决定你的人